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

太平興國禪院什

振錫西

禪院什

禪院什

佛教初由梵僧至中國不知其道而務駕其說師徒相承積數百年日言天宮地獄善惡報應使人作塔廟禮佛飭僧而已厥後菩提運磨以化緣在此土始傳佛之道以來其道無怪謫無利師不離尋常自有正覺思而未嘗思故心不滯於事動而未嘗動故形不礙於物物有萬類何物而非已性有萬品何性而非佛佛非度我而我自度經非明我而我自明無縉素才拙一言開釋皆得成道繇茲立大精舍聚徒說法以衣鉢相傳授居無彼我來者受之嗣無親疎能



者當之諸祖既沒其大弟子各以所聞分化海內自源而瀆一本千支群居之儀率從其素故崇山廣野通都大城院稱禪者往往而是庸俾邪妄無識洗心從學王臣好事稽首承教蓋與夫老氏之無為莊周之自然義雖或近我其盛哉然末俗多蔽護其法者有非其人或以往時叢林私於院之子弟閉門治產誦經求利堂虛不登食以自飽則一方之民失所信嚮矣通人高士疾之茲久而未克以澄清逮宋有天下兵革既已息禮樂刑政治世之器既已完備推愛民之心以佛法之有益也廣祠度衆不懈益勤重上莅作體聞釋部之缺因詔凡禪居為子弟前旅

有者與終其身後當擇人以主之意將補罅漏鉅榛蕪使宗門愈高大則建昌軍太平興國禪院復什方住持者奉此制也院按舊記唐天祐丙子制置使陳暉所創號顯源永興始有可幽師杖錫來居推輪法事逮李氏僭江表其別子景達以齊王守臨川乃命德琳師以張大其業琳師道行峭潔知解雄俊園廻千里瞻仰弗暇樹稼數十頃立屋累百楹至太宗時例以年號更賜今額衆安法行剎此邦者莫與為等琳既化去道喪不傳而其徒以僥倖居之垂四紀矣凡鄉之學釋者雖知有真乘法印當迷而疑何所和決今年夏主者元皓病物故時侍禁馮君德宣光



祿寺丞李君虞卿同權軍政深惟天聖詔書永可以  
長是院為人師者粵有桑門上首者老識達之士相  
與謀曰嘗聞建安崇儼師得法於石霜楚圓和尚巡  
禮所至學者圍繞師避而處行今在邇抑可以致之  
乎因列名以舉郡然其言乃就迎於撫州景德院讓  
不可得而後至升堂之日會者萬計師據牀安坐有  
問斯谷如鐘之鳴如谷之響重昏宿蒙冰解雪釋歡  
喜讚歎洶動街陌論者謂國朝嚴佛事俾擇知識表  
于禪林太平郡之福地也而儼師以正真道臨之燈  
燈繼照曷有窮已然非吾儒文之不足以謹事始而  
信後裔僉來謁予曰文子職也其可以辭重遠父兄

意故為之一說時則景祐三年秋九月也

太平院浴室記

釋氏東行乘風御霆山聞海驚言善言惡知死知生  
天人之好地獄之暴有作斯報刑淫癸辛力過拜具  
維彼慈悲如童蒙師如膏肓醫還愚以智解囚於縲  
伊貴伊富或士或女承流蹈舞涵淹肌髓繫絡心膂  
何土敢皮何木敢枝以輦以一繩繩者目亂斧者手胠  
彌國巨野川邪谷哆筆不可畫雲霓出中日月走下  
冬溫夏涼為陰為光食甘寢香百事有備一物必良  
惟天之啓惟神之契人不得議孰為禮經肯顧文吏  
江之南城風和氣靈鐘鳴梵聲爰有禪居號稱太平



太平之聚儼師是主以訓以撫疑者得明饑者得哺堂房  
以新器備以陳霞朝卉春唯是温宰欽然將榛大冷  
陳宰儒兼佛解法與心會斥其餘財成此勝槩材美  
石堅重雕復鑄主方壁圓下不居濕旁無見賢天吾  
願釋子母意下水將意于理爾身以深爾心以洗洗  
心謂何匪塵匪沙匪刮匪摩去尔羨欲任尔平和無  
可不可所遇皆我萬物一馬何者為因孰謂之果道  
不離人吾身佛身吾偽亦真門前舟梁自失要津慶  
曆之歲是維戊子月云窮紀野夫言焉以振厥始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并造彌陀閣記  
需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脩身正心養生送死

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飢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  
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徃而不利無思無  
為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空  
假中則道器之云戒定慧則明誠之別至於虞祔練  
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劫化之辯  
亦隨而進蕃衍光大繫此之由故嗣迦葉者師子達  
摩流為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惠文惠思熾于天台灌  
頂二家之學並用于世若夫律戒之盛凡出家者當  
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  
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南嶽大師得之南嶽  
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人初隸景雲寺徙洪州龍



興終廬山東林度娑婆男女萬五千人姜相國公輔  
顏太師真卿本道庶使揚憑章丹皆與友善樂天之  
敘如此南城於宋為建昌軍吳雲為景德寺律和尚  
之迹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門殿之制不廢  
而其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立方羸入風雨者四面如  
一將恐腐折後難為功寺僧我明乃營屋若干柱以  
翼之且作彌陀閣于其前右無壯與麗為求永計先  
共謀者文憲宗正既而憲住他院正亦遂輟克有終  
者唯明殿之財集于衆閣成於嬭何氏始卒凡八年  
明講經論頗喜事以雅於予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  
興亦使其徒知此寺昔嘗有僧為律戒師於江之南

度人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為寺之榮而有所  
慕焉慶曆七年冬十月己未記

景德寺新院記

院墟於火力弗能復者數年矣壽安縣君黃氏以其  
夫故都官陳員外所服若器斥賣以濟之其所謂殿  
堂及諸棟宇之切於用者罔不備具此誠念死者之  
不可見庶有益於冥冥間也凡大精舍之焚相望於  
天下浮屠人難言其災乃以為宮室之燬天神所  
欲得故取以去且佛之說諸天之樂非人間所可髣  
髴是以其徒布因求果願生彼界今乃悅人之土木  
而奪之則是人間之美物諸天亦無有尚何足慕邪



而悠悠者或信之餘燼未寒新宮已圖梓往是矣茲  
院僧固不辯不能飾其說以驚俗殆廢不起非陳氏  
之喜事而壽安發之何以及此嘉祐三年九月庚午記

廻向院記

皇祐二年夏六月盱江大水龍安其東南鄉蓋蓄之  
所自始視其山破壞如擊壘益泄所畜百源一道且  
怒且鬪斬大樹滿大屋當之者父母妻子廻面相失  
不得其屍以歛於是去平而就高以避其復來者  
廻向院其一也院之墟曰兵湖民家而居其卑以喧  
當水之來則數十百家悉聚毀芻坐蹙騎桶將顛者  
數僧徒嗷嗷乞命魚鼈既免院主海元即其儕為久

安計有德文者願易之高燥地謂其別墅曰昇平相  
距五六里盡經營之文守律戒知游藝士君子多與  
之語故列于官府而從論於里人而悅貧者輸其力  
而地以除富者效其貲而屋以徹歛故材就新基曾  
未踰年厥功備具足之泥塗今為崇高耳之喧囂今  
為寂寥後山如懷前谿如蟠晨鐘夜梵夢寐天半松  
霜竹月繡畫秋色自危而安去苦得樂音人未知勝  
事在我噫民之欲善蓋天性然顧無以道之爾天水  
潦之後田里傷創斗粟百錢上農蓄家且無餘食而  
文師以其情言非能取佛說以自照耀使人惑之而  
衆莫不竭盡以受事若夫豐富之世而豪僧辯口先



馬雖圖天宮何足怪也為人上者常病於教化謂不可為亦過矣昔吾遊其地今聞有成喜之是以記時則三年秋某月也

承天院記

慶曆中歸自京師有僧來訪曰自竟是為承天上首乃言其院吾先君子嘗至焉今茲又新作徃徃有留題者因責吾為詩厥後多故不果應近者復來且介秦氏甥以院記為言覲伏念先人舊遊不勝燕雀嗚噍之情其僧又意事吾甥又貧而為之請義不可拒問其所由來則舊崇德院為尼媪宅間籍沒當太平興國中有德琳師迹其事為蓋古所謂豪僧者自闕

來時住太平院徹草廬成大禪居是時禁令疏釋氏方騁與民交利琳致資甚高得請公上以崇德故名遷于雲山淳化三年斬山木營繕使其徒元立主之大中祥符元年先帝封禪例賜今額立死堯繼之於時景祐三年瞻相闔門鞠為老屋木之腐者將折石之裂者將墮不有改作誰嗣前人願與有力者圖之誠意一發和者日至曰殿曰堂曰僧堂曰水陸堂曰羅漢閣曰廚曰庫曰廊曰門始終數年繪素畢備於事勤矣而耻無聞故徵吾言以求之噫浮屠人坐新宮享備器者皆是然而知子墨翰林之為貴者幾何人邪或感於威力而後貨俗子取陳言以辱金石



者豈少邪堯師能不憚煩以來乞詩不獲又屬以記  
傍吾親戚間求人為言唯謝絕之憂其指何邪安知  
百千萬年後吾文將不行邪彼蚩蚩者將有聞而堯  
師泯滅耶皇祐三年冬十有一月乙丑記

承天院羅漢閣記

吾為承天院記已二年立文遂來言院之羅漢閣身  
所為也願復得一辭刻之始吾童子時與令佐著作  
陳微之讀書湖上立君乃其鄰以久游貫人事日與  
笑語無忤及此見之髮色則異而顏面益壯使之年  
實七十矣少為賈人上下百越走兩川而歸克有貨  
財治土田築室教子孫終之淑慎以從士大夫游又

能精信於釋損其羸以補之果若釋之云則雖老而  
死死且復生其得意何有窮耶噫漢代初傳佛道西  
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亦循  
漢制石季龍僭位以其出自邊戎應從本俗百姓有  
樂事佛者特聽之當是時謂之何哉外國之神而已  
及東晉宋氏其法乃大蓋慧遠居廬山名雖為釋實  
挾儒術故宗少文就之考尋文義周續之通五經五  
緯而事之雷次宗亦從而明三禮毛詩儒者嘗為弟  
子其人得不尊乎諸部佛經華藻爛爛豈西域之文  
宜有所助焉者也今之釋樂乞言於文士者亦將借  
助矣乎文士不必有古人之才足以埤釋就令有之



而民耳目日異矣庸可行哉立君以舊故勉而為之言時則皇祐五年秋七月也

### 新城院記

出盱江門陸行數十里無善邸舍足容食息求之僧家唯章山其庠則新城院焉前此予歸自信時秋大熱夜發金谿日晏不到從者請息有得茲院以宿下馬據牀汲井泉飲且盥清風在竹不待呼召紅塵在路不敢隨入坐未安定意已順適仰而視其梁則毛姓績名者作焉有頃而績至其禮甚卑立于堂下若吏民見官長之為予旣辭因揖而進之與之語蓋古力田敦樸之流及院之本末則對曰殿興於開寶中

則績之王父母嘗有勞焉堂鐘樓廊門成於景祐康定間則績與婦徐實同力焉予嘆曰民財有餘不以備鬪訟買直于囹圄而能奉佛法徼福于窈冥斯世俗以為難矣况於卑已尊賢此道甚大誰宜知之凡人衣食足者或聞馬蹄聲在百步外閉門唯恐不及今吾亦布衣姑弛檐於此且無一介與爾相聞爾何取於我而拳拳若是乎吾無乃克謹名節未始得罪於鄉黨乎抑爾之聞見有異於眾人乎旣嘆而去五六年矣而不忘于心近者予有喪績又使其子來賻辭益遜意益勤顧無以答遂錄嚮所言者贈之使刻石為新城院記云時則皇祐三年冬十有二月也



辛未轉運副使張商英天覺過新城院題詩云昔讀  
盱川集嘗聞泰伯賢新成文刻在壁事野僧傳氣格  
終驚俗光芒合貫天田翁不知價只得十千錢宣和  
與子朱褒世德自國門待次還鄉道過新城院讀泰  
伯先生記張丞相詩欣歡久之恐丞相未知泰伯之  
志也作絕句題于後云泰伯文章自昔傳虹霓白日  
貫青天先生欲作醜醜  
辭斟酒何妨受十千

撫州菜園院記

浮屠師曰可栖居建昌之交陽山善持其佛之法而  
言行不妄且長於醫故士大夫禮之慶曆三年秋八  
月來抵予曰栖臨川人母固無恙而異父弟亦學佛  
今住菜園院曰智賓者是也茲院之廢數十年矣寶  
二中其鄉人請於邑大夫願得智賓居之賓之來則  
四顧梗莽無一瓦尺木之業栖告之曰吾常患吾佛

之徒將遊吾州而未能進必休于近郊之逆旅乞錢  
炊食雜于博徒倡女間甚汙吾法今茲院與城相望  
果能興之以舍吾徒豈不滿志矧吾弟主之而吾母  
居其旁足以躬晨夕之養外張吾教內便吾家是不  
資他人吾力可為由此盡散橐中凡醫之所得者給  
之說法者曰堂事佛者曰殿館僧有位具饌有所大  
抵墻屋器用皆栖之為也工將畢矣幸為栖志之予  
曰浮屠人盡心於塔廟固其職耳能不以禍福誘脅  
殫吾民之力者蓋未之見今栖以醫售其得財乃自  
奉其法而不掠於人且厚其弟以安乎母不離吾孝  
友之道言乎其黨抑可尚已故書以授之使揭諸石



云

修梓山寺殿記

天下名山水域為佛墜者什有八九其次一泉一石  
含清吐寒粗遠塵俗處靡不為桑門所蹈藉蓋佛之  
威靈赫赫於世僧之辯慧有以得之故國不愛其土  
民不愛其財以割以裂奉事之弗暇建昌軍江表之  
上游也地靈源長筆不可譜由治城東走十餘里峯  
者如引岡者如頓滯者影毛髮噴者化雲霧其間據  
形勝起塔廟者徃徃而有梓山院乃其一焉道阻而  
僻游從之士罕至目不睹紛垂耳不聞勢利惟松君  
竹侯鼓舞風韻猿悲鳥哀將送歲月宅於是者苟有

以存諸心其安穩何如哉然殿宇之作其來積久築  
者以圯蓋者以坼莊嚴不克瞻禮無地軍教練使吳  
臻家故饒財心且喜事由景祐中始謀營建凡立屋  
四楹塑像九軀所以奉經教福祖考也噫佛以大智  
慧獨見情性之本將毆群迷納之正覺其道深至固  
非攸心愆者可了若夫有為之法曰因與果謂可變苦  
而樂自人而天誠孝子慈孫所不能免也則斯殿之  
成與吳氏之用心亦可嘉已見屬為記其何以辭時  
則歲在辛巳康定二年秋九月也

邵氏神祠記

李觀曰天子之祀曰泰厲諸侯曰公厲大夫曰族厲



謂古之有天下國家而滅絕無後其鬼無歸故與人  
為厲耳江南地熱濕四時多癘疾其病者謝去醫藥  
閉門不與親戚通而歸死於神神之號名則曰某王  
某王無乃所謂古之有天下國家而滅絕無後者耶  
當其氣盛而病革禳祈不可解則皆謂神曰五通者  
能有力於其間故牲毛酒滓狼戾於五通之室矣建  
昌治城北有民邵氏世奉五通禱祠之人日累什百  
景祐元年冬里中大疫而吾家與焉乃使人請命于  
五通神不能言決之以竹杯校時老母病不識人妻  
子暨予相繼困甚唯五通諭以無害疾之解去皆約  
日時雖寶龜泰筮弗是過已噫五通之為神不名於

舊文不次於典祀正人君子未之嘗言而有功於予  
其可以廢巖巖者石可伐可磨惟德之報焉知其他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序

皇祐續藁序

觀慶曆癸未秋錄所著文曰退居類藁十二卷後三年復出百餘首不知阿誰盜去刻印既甚差謬且題外集尤不躋心常惡之而未能正于今又六年所得復百餘首暇日取之合二百三十八首以續所謂類藁者噫行年四十四疾疹日發作其於文字間尚克有進也歟續藁凡八卷時又有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孤行焉皇祐四年八月庚子序

延平集序



世俗見孔子不用而作經乃言聖賢得志則在行事不在書也噫孔子誠不用矣堯舜禹湯時聖賢有不得志者乎奚其為典謨訓誥哉成王周公時有不得志者乎奚其為雅頌哉心之志志之言言之文若凍餒然孰謂得志而不衣食哉用之大其言者俞允大虞書之歷象日月星辰夏后之賦貢九州周人之職三百六十官不已大乎今之君子固多新儒至於布衣閭巷尚曰賢者行而已不必文也彼顏閔氏時夫子在蓋無可復言非為有德行不著書也游夏之徒不在德行科亦不措一辭子思孟軻豈無德行乎是皆不才子無功於文而雷同此說以自慰耳建安宋貫

之仕逾二十年用雖不大志亦未得然有君親之奉有政事之勤在他人投筆以矣而貫之拳拳不翅褐博其學要諸仲尼餘鮮取焉多聞而敏所嚮靡不克故集而行之者四五去年秋以南劍監郡假守昭武既期入成十卷目以示觀曰延平集觀嘆今人之異乎古美貫之之異乎今孰告吾君而大用之其言又有大於此者因序以冠其首時則慶曆七年冬十有二月也

送余疇若南豐掌學序

工必以般者為其材巨木作寢廟也彼環堵則何工不可御必以良者為其策天驥逐光景也彼一駑則



何御不可師必以孔子之徒者為其毆善性入訓典也彼曲藝則何師不可今天下號多士而南豐大邑也讀儒書者蓋百數薦於鄉第於廷往往有之大理丞周君出宰之一年乃立學於先聖之廟命吾友余堯輔掌其教夫周丞之明豈曰邑之人未嘗學且師邪若走則服大袂之衣與令長抗賓主禮者何自出也是其有學有師久矣然猶汲汲於斯者其將以先王之道浴而薰之耳其將使其聞仁義忠信之說知夫古之所謂儒者如彼其大也然後進可以治乎國退可以齊乎家出乎已而加乎人罔不曰宜者是周丞上為天子育人材下為一邑減爭鬪之獄也不

然何地不可居何人不可法何必縣學之興而堯輔教之耶堯輔好古博學慷慨有行義斯足以應周丞之指惟學者何如耳至之日以吾言告之謂之是耶請在下風以賀謂之非耶敢因是而弔焉故為序

### 送嚴介序

景祐中建陽嚴君以經術有名客授于茲邑予時多故未始與游而見之者數矣一別不相聞今茲復來乃知其久於江淮間自楚祖宿所至為人師以親老故歸養焉善哉昔申生不行而死君子不以為孝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軻禮貌之必不得已以情恕可也嚴君在外二十餘年蓋亦不得已者矣舜號



泣于昊天負罪引慝見警賸警亦信順之唯聖人能  
以至誠感動其親嚴君嚮時既不能感動然而人情  
老且病則憶念子孫雖有忿怒宜自消釋嚴君之歸  
養此其時也若是則經術之名固不謬其為人師益  
無愧矣至和元年秋八月丁未盱江李觀序

敘陳公燮字

陳公燮初字思道以避耆舊諱請改焉予命之曰中  
道夫道者通也無不通也孰能通之中之謂也居東  
馬則遠於西南焉則遠於北立乎中則四方均焉故  
易曰黃中通理凡卦以得中為貴茲聖人之意也有  
問身之安者必對以道養也有問食之美者必對以

牲牢也言不可不先其大者也病偃於牀而不肯納  
藥石曰人教我以道養矣可乎餓踣於地而不肯受  
糗糲曰人教我以牲牢矣可乎緩急之勢異也古之  
言王道者是亦先其大者也後之執王道者是以輕  
藥石賤糗糲病餓且不救者也王莽亦嘗井田矣房  
昨亦嘗車戰矣豈不取笑孔子謂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而曰無道桓文之事者過也荀卿之非子墨子畧  
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太史公論儒者博而寡要勞而  
無功亦有以也吾觀夫子之行如天焉其變化非凡  
可測於鄉黨恂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對門陣以俎  
豆至為司寇會夾谷時則不同也謂賜也億則屢中



由也不得其死至存父母之國則使子貢惡言不入於耳則取子路使二子生乎今之世則暴人也許人也掌教化者將不齒焉則何高第之有哉夫子多能鄙事以博奕為賢乎已辭人之作或因於物或發乎情雖不有用幸愈乎博奕也而俗儒必非之五子之歌韻矣繫辭首章對矣使今世為之將以聲律坐矣禮有本末用有先後本末副焉固醇矣有其本以慢其末古人或不免焉畧其本而詳其末今人豈少哉雖然自治可也父兄之於子弟師之於徒亦可也欲以區區之有而齊天下之人汰哉見人一動作一笑語衣冠裳履之間則斷夫賢不肖張目大言以不恤疆禦為烈此今人之敝也道之不行蓋儒者自取之秦燔書漢鈎黨使典章淪陷人士閹厄到今恨之豈唯在上者之過有由然也夫知道者無古無今無王無霸無治無亂惟用與不用耳公燮自閩來學志厲而材美庶乎其有成聞之後生多好學者或傳其文有可愛悅而未獲與之語因公燮請字而教焉且使之歸以告

### 敘張延之字

張君延之解官鉛山遇我于葛陂神清氣和其言語可聽雖一面知其非俗子以立字未善責于我我應之曰所謂延者於兒豈不欲延其年以及耄期邪於



家豈不欲延其寵祿世世無有窮邪如是無他力於仁而已矣孔子有仁壽積善餘慶之說夫仁天下之美道殺身尚為之矧夫嚮勸甚明歷觀前志多有效驗可不務哉故字之曰伯仁酒困不能執筆姑告其畧

敘陳司理字

豫章陳君名世南南方之卦離離者明也字之曰公明羽之義廣矣其在天也為日為月為星為晝為暘在水為止在火為燎在金為鑑其在人也為視為思為智為文為見善為知過為應變為待時事親明則孝事君明則忠治事明則姦無所容聽言明則讒

無所入臨財明則貧不失廉臨難明則死不失義凡天下之事未有不須明以濟者也然而聖人約之以道曰蒙以養正明夷以蒞衆貴乎明於內而晦於外也陳君公相子孫克守家法儒雅幹正父次無闕斯有得於明者矣故敘以告至和二年冬十二月戊子盱江李觀序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表

謝授官表

臣觀言今月十九日建昌軍進奏院通到勅牒一道  
官告一道伏蒙 聖恩特授臣將仕郎試大學助教  
者賦畝之中耕鑿殆忘於帝力蓬茨之下絲綸遽捧  
於王言身未識於九重名已叅於一命閨門交慶鄉  
里知榮臣觀中謝伏念臣生長荒陬世家寒士徒際  
恢儒之運謬懷榮古之心四十無聞早畏仲尼之戒  
三千奏牘終慚曼倩之才嘗策足於上都願剗肝於  
詔舉過蒙嘉惠首命試言緊遼豕之自矜柰齊等之



有辨馮衍之孺人稚子皆笑歸田周顛之芟製荷衣  
遂成習隱自茲潛伏何可覬覦豈期天幸之來偶被  
藩臣之薦深虞累氣難用升聞快炙美芹敢望獻尊  
之賞油雲霽雨俄瞻旱稿之苗雖釋褐之有光然事親  
而甚便不離鄉井已脫民編斯蓋伏遇 尊號皇帝  
陛下道貫幾深仁兼煦嫗時文再郁將令三代同風  
多士已寧猶恐一夫不獲故茲狂簡亦預采收敢不  
虔奉訓辭益敦學行庭闈是戀幸申為子之誠犬馬  
未衰庶有報君之日

啓

謝范資政啓

右覲昨奉制命授前件官草茅之愚久不謀於仕進  
雨露之澤俄下及於賤微俯伏承命銘感在心竊念  
觀門地孤寒智識遲鈍學問近三紀奔走徧四方昔  
者充賦報聞而罷數年退居閉關却掃老母日見皓  
首稚子未能應門苟非躬親難得衣食况思戴記啜  
菽盡歡之訓且畏魯經遠遊有方之誠出疆載質自  
知不諧脩身俟死亦何敢怨伏遇某官以同召左右  
之賢當申甫蕃宣之任棄席疲馬不忘舊物管蒯顯  
穎必欲兼用特形慰薦備問朝廷致此妄庸亦蒙齒  
錄夫冗散一官品秩至下在他人視之則輕然衰族  
得之已幸稍殊編戶便可安居敢不祗承惠貺益進



學藝大鈞播物非久具瞻蟠木為器更當有望仰企  
牆仞下情無任感知荷恩激切之至

寄周禮致太平論上諸公啓

右觀啓伏以王者之法人心有業梓匠輪輿則當通  
功易事瘠龔跛躄亦以其器食之故終日無所用心  
孔子以為誠鷄斯賊夫糧食楊雄之所惡觀也蚤以  
薄祐不能及時一乏騏驥千里之力下無鉛刀一割  
之效退藏山野日就衰老雖然用農夫之穀分工女  
之帛既得以不死而無益於人平生技能唯在筆硯  
矧可不勉竭其狂愚伏惟明公嘗以文知今也敢以  
文請十數年來篋帙所存墳瑣著述不復有獻謹錄

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塵于卜風世之儒者以異於注  
疏為學以奇其詞句為文而觀此書於注疏則不異  
何足謂之學於詞句則不奇何足謂之文惟大君子  
有心于天下國家者少停左右觀其意義所歸則文  
學也者筌蹄而已日月光明固不待燈燭之助至於  
豐屋之下幽室之中臨照所不到處雖銖油寸蠟豈  
無頃刻之助邪聖人在阼賢人在庭而小子言焉庶  
有補於萬一也臨啓慚惶何所逃責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書

上富舍人書

舍人執事亡之不見禮於世久矣古之君子以天下  
為務故思與天下之明共視與天下之聰共聽與天  
下之智共謀孳孳焉唯恐夫一士以病吾元元也如  
是安得不急於見賢哉後之君子以一身為務故思  
以一身之貴窮天下之爵以一身之富盡天下之祿  
以一身之能擅天下之功名望望焉唯恐人之先已  
也如是誰暇於求賢哉嗟乎天下至公也一身之私  
也循公而滅私是五尺豎子咸知之也然而鮮能者



道不勝乎欲也。今夫卜相下藝先民之所不齒者也。而所居之室重冠累蓋名卿大人引領而願見若饑之食焉。以其能言已之禍福故也。士之能言天下國家之禍福而未嘗有人欲見焉。門未入而閤人拒之者有矣。謁既上而辭以事者有矣。或貌若恭而情不在焉。或言雖交而意不通焉。遇之以常人問之以常事。一而而去有如道路吁可恠也。彼卜相之言禍福受之天而不可變者也。雖其知之無益於事亡之言禍福在乎人而足以有為者也。幸而聞之則禍可轉而為福。危可復安。亂可復治。茲有益之大也。貴無益而賤有益為一身而忘天下果其人之忠且賢邪。有

志之士果宜瑣瑣於其間邪。觀遠方之人弛擔都下再期月矣。惟其山林之狀而魚鳥之心。懼取辱於形勢之塗。非舊相識曾未敢踵其門。將求夫有古君子之道者而為之依歸。尚未能也。今者友人董士庶自陳之。秦相遇於道。既稱執事之德。高出於世。且言誤聽嘗得區區之姓名。有與進之意。伏而思之以執事之負雄材。得美仕。是於其心。靡有所不足矣。而以草茅之微。實在齒牙。豈非有古君子之道。以天下為務。而急於見賢者乎。觀雖非賢焉。敢自匿。故茲浣濯衣冠。請問左右。竊念觀資朴不美。其生三十餘年。所務唯學。所好唯經。於當時之文誠未有以過人者。至若



周公之作孔子之述先儒之所未達歷代之所不行者嘗用功焉其志將以昭聖人之法拯王道之綱製為圖書以備施用明王有作舉而措之四海之內庶乎斯民之復有知也不幸寒餓之鋒劫而去之有懷未果中夜長歎今茲箱篋草具畧有存者旅窮無資及繕錄執事若於暇日賜之從容當挈其一二陳諸座隅必有可觀者矣吁古之所謂知己者信其道也非徒利其身也不然何山之深而不可廬何水之廣而不可漁著書傳道求聞於後世不猶愈於碌碌食衆人之食乎不宣觀慚汗再拜

上劉舍人書

舍人執事伏以今之學者露其才業日干於兩制之門者誠以輕重斯文進口退多士遇其知則朽株為春華拂其意則夷路為太行故書不憚手之胝言不恤脣之腐拳拳俯伏于下風唯恐不得請也觀誠愚闇竊謂不然且吾君以兩制為賢使主天下之士士之得失天下之本繫焉得一士為天下利繫兩制之功于一士為天下害繫兩制之罪不得罪于君將得罪于民不見非于今將見非于後賢人君子有位有名其肯舍功而趨罪以自貽媿耻哉如是果才邪雖未嘗識面其必不棄矣果不才邪雖日拜乎前其必不取矣則有志之士何足屑屑於其門哉故自弛擔京



師于今累月足迹罕及名卿之堂者為是故也然今日所以請見於明公者蓋亦有說伏念覲生江南去明公之居不數百里自成童已知讀明公之文辭矣繼聞決高第效美官立朝廷正色直言磊磊有烈士夫之氣小人不佞抑好義者也聞古人之風恨不得見况今人之得見而可不請見乎怒如於心為日夕矣昨值明公衛命北方往來數月及節旄之至則抱病邸舍倦於趨走幸今有間輒塵點賓次生平所著貧無紙筆弗及自陳明公試引之座隅徐觀其用心可也伏慮左右不察以覲為趨利而來者敢奉書以為先不宣覲恐懼再拜

上吳舍人書

舍人執事觀家江南結髮學問讀古人之書竊慕其所為而不可得見將求今人之似古者而宗之蚤瞻莫望唯恐弗獲天聖中聞執事以進士舉為太常第一詞章卓異風動遠邇腐儒老生骨醉心死時則見執事之才其後數年天子脩先帝故事親策賢良而執事褒然為舉首推考經術以戴翼世務疑亡闕補言到聖處時則見執事之識居山冢冢去上國三千里望風長懷無路請謁有如衰根病芽棄置幽谷雖知有陽春之和皎日之光不得與尋常草木並受其賜歎然於中積有年矣今茲竊幸詔舉茂才州郡



元月... 四  
不明以妄庸人充賦弛擔以來博聞高誼心馳門闥  
若渴於飲故擇今日歷點賓次重念覲性質無似不  
能與時世爭利捐造化之術而甘於寂寞之道行思  
坐誦垂二十年其志幸一試用就尺寸之效以章其  
身千載之後不與碌碌者同泯沒為凡鬼於地下聖  
人當天俊又雲合有志如此豈敢自必執事當世儒  
首言重著蔡可稱邪為天下稱之可進耶為天下進  
之不敢求哀以犯公義所業策論五十首謹獻諸左  
右潤色之暇稍賜觀覽千萬幸甚不宣觀再拜

上王內翰書

內翰學士明公觀江湖元人生得至愚之性天以六

經群言煨燼之餘以成其愚而不與白雲清泉衣食  
之奉以養之家貧事親漁釣樵斧不足以具其旨竭  
來人間學習世務續鳧之脛久而無成今茲聞國家  
求賢良文學之士蒙不知今竊况於古謂版築飯牛  
之微或不為時君所棄因出草廬從州郡之舉乞錢  
為食陸走三千里西向轂下京塵冥冥勢利相軋既  
貧且病財不能以備簡墨力不能以事趨走弊衣徒  
行僮僕楚語誠難以候閭人之顏色以附名卿之焰  
也非天烈文天抱義慷慨不好苛禮者安能為觀之  
地哉伏惟明公盛德大名震耀四海仕者學者以為  
依歸矧曩昔之幸嘗一拜於門下今日之來不敢伏



匿自絕高義輒請見於賓客之後明公亦留意乎所  
業策論五十道姑飾其業以籍手應用之文未免蕪  
累觀其大畧可也至平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平  
土書并圖三道皆繙先儒之誤以章聖人大法施諸  
儒林粗可稱述舊本漫滅未敢自陳暇日一垂問焉  
當指畫於座隅也質野之人言無遜避惟輕其罪而  
已不宣觀再拜

與章秘校書

秘校章君足下昨暮枉駕告以東南行徒步不能送  
別豈任依依觀初未相識每與立思語頗得足下之  
為人及問歐陽校理益信之他日足下顧我於邸舍

氣和而言正其辨說駸駸到義理憤世疾惡有大文  
夫之芒角此固不待觀文辭而後知其業也噫昔三  
代之人自非大頑頓盡可以為君子何者仁義禮樂  
之教浸淫於下自鄉祖國則皆有學師必賢友必善  
所以養耳目鼻口百體之具莫非至正也足下生今  
世教化風俗既無可道况在公相貴富之家非愚且  
諛孰肯辱於門下是所與居者又可料矣而能自立  
如此非天資超然異於眾人乎夫將有為之士常意  
其類蓋類同則志合志合則力并力并則事可行功  
可成禽邪人獫邪道或犄或角廢乎有備也觀不肖  
承足下之風歡慰無極詩曰是薦是葦必有豐年抑



強勉而已矣吳越美山水出雲結廬負巖處而居之者飄飄若僊去然其人物愈衰少安定胡先生暖往來於其地思古人而不得見姑從之游可也遠道慎飲食以適親意幸甚幸甚六月五日盱江李觀白

上江職方書

知郡職方執事觀伏以新進俗儒樂游貴富之門者莫不有求也或崇飾紙筆以希稱譽或邀結勢援以干薦舉或丐祿粟之餘以免困餓或借威柄之末以欺愚弱奴言辯笑情狀百出上之人以其求之私也作為關鍵唯恐拒之之弗絕耳其謂同雖為有道義而來者亦多以是疑之疑之不釋則所以待之之禮與衆

無異故好古潔廉之士拂衣遠遁羞與薦紳相聞者可勝道哉觀小人世宅田野上天哀憐以古人之性授之讀書屬文務到聖處其言周公之作孔子之述蓋多得其根本漢以來諸儒曲見蕪說頗或擊去以此著書數萬言矣不幸少年繆計屢乞鄉舉求而不得祇自穢汙今茲行年三十餘固知非矣方將削迹塵路屏居林藪張皇本心洗滌外慮未明者明之未備者備之使三代之道珠連玉積盡在掌上所大願也若夫毀譽用舍計之已熟譽邪惟天下自譽之觀不求譽也用邪惟天下自用之觀不求用也懷姦攫利所弗忍聞頭斷臂裂直氣不死故常望至形勢之塗



而不欲一舉趾以趨進於其中誠恐以常人疑之以  
常人待之則游河蹈海不足洒耻近者訪舊吳越仿  
徉而歸竊承明公以儒學吏術作鎮于此因念今二  
千石當古諸侯之位而覲幸得尺寸地在治下為居  
人苟復耿介自異不能一至門左以謝仁政則失所  
以事邦君之禮輒敢策羸馬襲弊衣以貽閭人羞伏  
惟明公聽其言察其意知其非有求而未者則覲也  
可無悔矣不宣覲再拜

上慎殿永書

知郡殿丞執事覲伏以佩有青檐有彤生善殺惡為  
天之工斯士之甚通策無馬呼無僮衣麻食菽于山

之中斯士之甚窮於戲以勢言之則弗類以道言之  
則無間故吳公之治河南而西貝誼薦陳蕃之守豫章  
而徐穉禮風流未遠學者稱之今茲請謁敢以藉口  
竊念覲郡之衣冠家也數十年來祿粟中絕天恤私  
門不惜中和一點氣造為叢爾之微躬生年未幾不  
憲他習惟文惟學如哺如乳媚于耳目貫于心曾蚤  
夜專一其樂無筭勝冠以還蓋有成矣其或刮簡含  
墨騁駑文苑金無鑛堅玉無璞頑尋英取華所嚮皆  
得至於仁義之淵禮樂之源顧嘗吞吐堯舜揭厲商  
周先代諸儒或有慚德雖州郡齟齬莫肯聞薦而縉  
紳先生當名路者多賜賞激謂非凡人以此自信若



當大任且貧且賤不然不悔上事老母旁無昆弟乞  
錢為食來徃江湖零丁孤苦積有年矣今者竊嚮明  
公以賢人之業仕 聖王之時激昂朝著指取郡寄  
惟茲桑梓輒枉旌旆雖壺漿之迎曾未至止而愛民  
之譽樂善之稱隨風北來龍襲滿人耳此誠有志之士  
剖堙鬱祈顧遇之秋林澤雖廣豈敢伏竄謹與諸生  
犇問羈勒前之所陳固失謙讓但以渦沈俗間幸遇  
明哲不能自言誰為言者郊次煩猥非敢願見視事  
之後惟賜接納乃問乃聽驗其所有苟復碌碌與常  
儒同則面欺之罪委于吏議可也不宣觀再拜

上楊屯田書

矣郡屯田執事竊以唐有天下垂二十世明皇文治  
之盛也而燕公佐之 宋有天下今數十年 真宗  
文治之盛也而文公佐之二公之才相似其遇時得  
君樹功立業亦復不異然燕公既沒而均均從偽隕  
其家世文公既沒而執事之名籍甚當代其故何哉  
愚以為至忠大節抑姦與正王家所賴天鬼所信惟  
文公有焉傳曰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  
孫惡惡止其身以文公之賢其後世固當得志矣况  
執事聰明多識剛中能斷為儒有學術歷官有政績  
蓋如孔子之後而生及文中之後而生勃宜夫士大  
夫服膺之弗暇也觀草野之人未得仕進頃因薄遊



每聽尚義前年文龍圖高平公在會稽嘗以尺書來  
召且言執事監郡留意講學僕今見之屬以窮愁多  
故辦裝不早及矣至被則執事西行且數日矣高平  
公一見深以小人不得侍坐於長者為歎羈旅之心  
悔恨多矣昨者還鄉竊聞車騎布惠茲土且以水陸  
之遠才數百里敢求寧居以拂所願謹正衣纓來伏  
實位恭惟執事之明必有所以待之之道矣生平志  
業未敢自陳苟賜從容當稍布于左右輕犯明哲伏  
深媿畏不宣觀再拜

上聶學士書

省判記注學士執事丁伏以哲人既沒禮樂失其師而

奇衰戰之雅止大潰道首舊器殘破畧盡典經所志  
什不存一儒其服者莫肯暫寄目於其間將何以格  
天神召和氣陰陽之正行風俗之不脩職此故也吾  
王以一統之大再造而主法與民惟新爰募儒林俾言  
大樂詔下之日有識尉心抃然古道廢久能者誰何執  
事才蕪萬人心照億載聲音之道蚤所詳明因與一  
二君子專制其事歷時未幾改作大備諒已韻莖英  
之啞起韶夏之僵后變足蹈於幽墟師曠耳傾於鬼  
部朝之鴻碩疇敢措辭觀江南賤夫行年二十八矣  
唯學古慕事其志譏然竊聞朝家興復治世之作第  
恨其才不獲齒廷臣之末得以升太廟侍圓立聽八



音之發不徒破堊鬱洗邪辟抑以觀先聖王所以應  
天感人其法度何如也所懷未果嗟憤何極雖然姑  
願一拜先生之容側聆至言以辨大方因以下已道  
之臧否幸亦多矣昨始至都下蓋曾候問僕人然卒  
未克吐其區區今茲是用有言於左右執事其亦少  
留意乎觀嘗以明堂者古帝王之大事也而去聖久  
遠規模莫見周禮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禮記月令  
室个之說參差不齊繇漢迄唐老師大儒各執一經  
相為矛盾有國者不知所以裁定遂使布政之宮缺  
而不立雖有作者皆取臨時處置非復先王之法象  
觀謂周禮大戴禮禮記皆聖人賢人之所作述不

輒有異與反復思念則三家所指制度果同但立言  
質畧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太過遂成派分故嘗  
挾而正之決而通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三家  
之說坦然大同堂室之度靡所回惑的的然如見成  
王周公享帝視朝朝諸侯於其上因作明堂定制圖  
一道并序約五千言非執事博古知變不牽於世俗  
之論則不能以別此書然恐計府少暇重以煩暑未  
遑熟觀之謹先以所著潛書十五篇野記二篇禮論  
七篇塵穢几上試加一覽可粗見其存心苟不以菲  
薄而棄之時因休沐曲賜甄問則當奉法宮之議鋪  
陳於席次然後足以盡其才謂其善則薦之可也譽



之可也其未至者則教而成之固儒師之職耳羈旅  
貧困無紙墨傭寫之資止於具草本而已伏惟仁賢  
畧其常禮而鑑其苦心幸其幸甚不宣觀恐懼再拜

上葉學士書

省判學士執事觀生江楚間始數歲竊習其家書見  
晁董公孫之對問決科皆所以發天人之秘而彌縫  
國家之務漢往而唐繼幾百祀雖治亂相變而異人  
時有其稱得士之盛者率由是道及稍長鄉先生教  
以速化之術則謂當今取人一出於辭賦曰策若論  
姑以備數因歷觀場屋得雋者誠皆聲病靡靡之文  
而已借有材之高識之通以祿仕政不敢放其純足

越邪徑而趨大道腐儒懷筆喜幸多矣私心憤疾往  
徃竊垂義士之涕將恐古道萎絕不能復萌芽至年  
十六時聞禮部奏貢士之可者賜第於殿廷所得多  
當世豪俊而執事之五策實流行於天下慕其本而  
觀之則審刑政之會達權利之變將以富國便人而  
納之於禮義良今日之急務而衆賢之所未知者也  
其辭典而贍其意正而通洋洋乎古人之風復歸於  
筆下觀雖不肖用是感激竊喜竊謔流宕中亦有賢  
士大夫毅然執戈制淫辭而遵理道者重遇 主上  
之明有司之公擢致高等足以風四表而移士心矣  
目時而後積十餘年游目於書肆則孰執事之文采



侍坐於先進則飽執事之治聲窈然如望梧桐之宮  
聽鳳凰之鳴徒知其諧和中律嘒嘒盈耳而雲霧隔  
之終不克一見其容狀不意今茲旅食都下而執事  
方在省局門牆伊邇有請見之路是用上問興居以  
適所願昔人有言曰唯賢知賢小人不取自稱道顧  
可以當執事之知乎伏念觀草茅匹夫受性不甚魯  
唯其心志耿耿不忍自溺於流俗為學必欲見根本  
為文必欲先義理晨夜探劄力盡弗已而州郡不肯  
薦鄉黨不見稱年近三十隕穫日甚昨者因謂京師  
忠賢所萃策試亡私奔走西嚮將覬覦其萬一未及  
弛擔而貢舉已罷矣羈栖輦轂兩經晦朔親老食盡  
又當歸寧踽踽而來恹恹而返士林不鑑其道有位  
不知其名背仕進之門而復入於寒餓之水火此亦  
烈夫好義所宜惜之也生平為文謹擇其二十四篇  
寫成一冊及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草具其副  
塵諸左右益事之暇時賜觀覽足知觀心之所存焉  
冒黷威重伏增慙怖不宣觀再拜

上李舍人書

脩撰舍人執事洪惟天之清地之淳商雲膏露所稟  
無幾其泉紫芝僅承其餘是故其正氣也升之則為  
神降之則為賢神所以造萬物賢所以治萬物其致  
一也賢人之業莫先乎文文者豈徒筆札章句而已



誠治物之器焉其大則核禮之序宣樂之和繕政典  
飾刑書上之為史則怙亂者懼下之為詩則失德者  
戒發而為詔誥則國體明而官守備列而為奏議則  
闕政修而民隱露周還委曲非文曷濟禹益稷臯陶  
之謨虺之誥尹之訓周公之制作咸曰興國家靖生  
民矣自周道消孔子無位而死而秦嬴以烈火劫之  
漢由武定晚知儒術至今越千載其間文教一盛一  
衰大抵天下治則文教盛而賢人達天下亂則文教  
衰而賢人窮欲觀國者觀文而可矣吾君接 三后  
之遺烈對皇天之駿命身居九清橫致四海擴俗庭  
而兵革偃年穀豐而禮讓作太平盛事漸而無類絲

是下明詔戒文弊抑末世之流宕復先王之炳剌

內豪傑翕然承風援毫者悉本三代游談者羞聞五  
霸始自薦紳逮于布衣盡雍雍如也雖然羽者必有  
鳳毛者必有麟文章之囿則宗主存焉伏惟執事以  
大臣子知聖人道策名天階從事冊府竒辭高識日  
新又新潤色之任拾取如芥誠將輔君政而主師教  
四三皇而七六經固蒸人之宗主而學者之指南也  
竊念觀家於江表生而嗜學誦古書為古文不敢稍  
逗撓行年二十八未獲薦用于時謗讟益多窮困益  
甚恍然 自疑其業之非是輒敢決正于左右未知  
著蔡 仁肯錫之一言玆謂之是則區區姓名當由



此而顯謂之非則齒少氣盛猶足以改習然則謂執事為文章宗主而指南於學者良不虛矣生平為文謹采其二十四篇寫成一冊及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草具其副辱諸侍者演暢多暇一賜觀覽千萬幸甚千萬幸甚數澤庸微干犯崇貴曷任畏罪不宣觀再拜

上宋舍人書

脩撰舍人執事觀不肖竊謂文之於化人也深矣雖五聲八音或雅或鄭納諸聽聞而淪入心竅不是過也嘗試從事於簡策間其讀虛無之書則心頽然而厭於世觀軍陣之法則心奮起而輕其生味縱橫之

說則思譎詭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熹苛刻而泥庶隅誦隱遁之篇則意先馳於水石詠宮體之辭則志不出於區匣文見於外心動乎內百變而百從之矣諒非淳氣素具通識旁照則為其所敗壞如覆手耳韓子有言曰儒以文亂德豈謂是乎然則聖君賢輔將以使民遷善而遠罪得不謹於文哉有周而上去古未遠而濬哲時起以綱領之彬彬之盛如天地日月不可復譽其大而褒其明也至于漢初老師大儒未盡凋落嗣而興者皆知稱先聖本仁義數百年中其秉筆者多有可采魏晉之後涉于南北斯道積羸日劇一日高冠立朝不恤治具而相高老佛無用



之談世主儲王而爭誇姦聲亂色以為才思虛荒巧  
為戒去義理俾元元之民雖有耳目弗能復視聽矣  
賴天相唐室生大賢以維持之李杜稱兵於前韓柳  
主盟於後誅邪賞正方內嚮服堯舜之道晦而復明  
周孔之教枯而復榮逮于朝家文章之懿高視前古  
者階於此也不意天宇之廣頽風未絕近年以來新  
進之士重為其所扇動不求經術而據小說以為新  
不思理道而專雕鏤以為麗句千言萬莫辨首尾覽  
之若游於都市但見其晨而合夜而散紛紛藉藉不  
知其何氏也遠近傳習四方一體有司以備官之故  
姑用汎取瓊辭謬舉無如之何聖人之門將復榛蕪

矣所幸 明后在阼賢臣在位慨然興念思遏其波  
凡曰有識熟不扞慰然詢於輿人則僉謂執事與禁  
掖數公謀救斯弊用心最切至覲僻遠之民也獲聞  
是語信之不疑誠以執事負大才業角馳英俊之場  
疊為天下第一遭時結主坐致嚴近苟協容同僚翊  
起正道鑿吾人之胷而歸以中和之氣固其職矣雖  
然世俗之仕難以道諭易以名誘誘之之術不在辭  
費胡不於廣衆之中擇其好古知道有出於人者浴  
其塵垢被以羽翼使奮飛於天衢庶夫聞見之者知  
所勸勉乎記曰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  
者可知矣若必求德行如顏閔文學如游夏者而後



取之則是待飛兔腰囊而乘車也伏惟稍思其論而聽小人之請觀家於南楚生二十有八年矣自總髮讀書羞以耿耿之心為流俗所昏醉開卷執筆輒欲闕見古作者之狀貌為之浸久非敢自謂有所得然其用意不為不專矣家貧親老弗獲祿仕或怒其介或笑其迂左排右擠溝壑是虞今茲旅食上國日聞高義不慙賤陋奉累閭守必欲招延雋傑激勸頑鄙顧可以隗為始乎昔牛竒章見稱於韓吏部而名遂籍甚退之非僧孺所可跂及也然而所以稱之者急於教道欲其行之者多庸姦獎勵而已耳今觀雖不才抑猶未肯與僧孺等列執事不為退之之事則已

若其為之幸少留意焉書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其意在贊明經義以埋益一王之盛禮天門秘邃未敢通獻謹繕其副陳諸座隅并以雜文二十四篇錄為一冊繼用塵瀆潤色之暇時賜財擇是所願也志切言直有犯威尊俯伏待罪不宣觀再拜

上范待制書

知府待制執事觀嘗聞之鵠冠子曰賤主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始猶未信今乃知之嗟乎古之為士者何其顯榮哉身弊緼而寵踰華衮腹藜糗而富埒千乘故有以南面之王而擁篲於匹夫公子國相而况戀於羸老茲戰國之事尚未足法漢有天命



四履之遠化戎為華而猶求賢如不及州郡察焉四  
府辟焉一介之善無敢漏畧縣鄉小吏名汙賤者也  
翼之而仕角之而朝者往往有焉此無他蓋有國者  
慮下情之壅遏得人以快耳目當塗者畏曠官之罪  
以舉賢為稱職習俗相尚氣焰薰灼而然也故于時  
能言以上多自琢飾閨門為仕進之階鄉黨乃榮名  
之路獎助風教夫豈小歟厥後古道不逞辭科浸長  
不由經濟一出聲病源而海之以至今日矧惟真  
帝在上皇天乃睠太平之根樞貫坤厚四鄙酣寢無  
雞鳴犬吠之警法令流暢罔或牴牾後夫賤類馳一  
乘之傳則足以呼舞諸侯矣三尺童子據案弄筆則

足以漸決強梗矣不待偉人深智而職事已治故雖  
浮華淺陋之輩率為可用聲律取士孰不曰宜學小  
則易工利近則可欲員位有數而求之者多國朝患  
其或私謁也於是糊其名易其書混致於考官之手  
固不知其立身之行幹蠱之才雖有仁如伯夷孝如  
曾參直如史魚廉如於陵一語不中則生平委地况  
執其柄者時或非人聲律之中又有遺焉薦於鄉奏  
於禮部第於殿庭偶失偶得如奕棊耳名卿大臣以  
其無舉知之責也閉其口不復言天下士俛視同術  
疏若秦越養威重崇愛惡管庫之隸洒掃之僕皆得  
以保任而惜一言以舉遺逸雖然好古繫廉之士寧



忍饑而死耳安能仰面以希其咳唾於戲學道之無益也如此夫宜其腐儒小生去本逐末父詔其子曰何必讀書姑誦賦而已矣兄教其弟曰何必有名姑程試而已矣故有縑緇凝塵不記篇目而致甲科帷薄汗辱市井不齒而諧美仕勸善懲惡將安在邪萬一史臣示書法於後世則赤墀之下當有任其責者矣噫非大賢君子其曷能矯之觀建昌南城人也生二十有九年矣韶覽憲事以進士自業摘花蕊寫雲煙為世俗辭語頗甚可取異宗惟道之隆替時之向背輒游心於聖人之蘊志將以堯吾君義吾民晨夜精思願為有得視闕政如己之疾視惡吏如己之讐

恨無斗水以洗濯瑕穢四顧悲歌時或涕洟然而命薄計拙動成顛仆鄉書之不錄况爵命乎孤貧無衣載其空文走南北楫馬而川竭蹄馬而路窮嘗遊京邑凡特之所謂文宗儒師者多請謁焉但伏執事之名時最久矣謀之於儒林則又謂執事表知樂之士有自褐衣而得召者如觀等輩庶可依歸不幸未及弛擔而執事以言左遷時異事變卒無所遇彷徨而歸又黜鄉舉身病矣力窮矣仰喜朝車適留茲土故不遠五百里犯風雨寒苦來拜於廡下古之君子居易以俟命不犯人之不已知今觀也踽踽而來若行賈之為者其故何哉伏念家世貧乏幼孤無兄弟老



母年近六十饑焉而無田寒焉而無桑喁喁科舉求  
不可望之祿以為養抑疏闊矣每朝夕進側則見髮  
斑體臞而食淡衣粗烏鳥之情痛劈骨髓王城百舍  
天門九關銖銅不畜何路自達遐方小郡知已斷絕  
姦邪所怒哆冶所笑身無油脂日就乾枯往時多事  
勤苦成疾今茲憂愁益復發作長夜不寐不繼忽沉  
溝壑內孤慈母上負明時所懷不伸抱恨泉壤以此  
計校不宜默默是以來也伏惟執事以文學名家以  
公忠許國封書言事及於母子夫婦間無所隱諱庭  
辯宰相而辭不可屈此其心將大有為者也不日祇  
奉明詔歸于 帝右持衡制事當不因循然則仕籍

未甚清俗化未甚修賦役未甚等兵守未甚完異方  
之法亂中國夷狄之君抗天子長驅大割用工非一  
肘腋諮議豈宜少人漸而收之盡自今日觀雖不才  
以備一人之數顧不可乎苟取其窮而通之取其賤  
而貴之補罅續斷粗當益國不徒矯世俗騰舉士之  
名而已此在高明熟慮之也弗復云云嘗所著明堂  
定制圖一道并序前日度支魏公以列于座隅茲不  
再獻潛書十五篇野記二篇禮論七篇共一冊謹用  
塵瀆常行所業五卷亦以資閒暇一笑皆舊寫不精  
致恕而憐之可也不宣觀再拜

上孫寺丞書



寺丞執事當今天下職官孰輕重哉去於民不遠事  
之一介必折諸其庭莫如縣大夫者吾邑之在江表  
亦繁鉅矣戶口櫛比賦米之以斛入者歲且數萬自  
政不得入二三年米尤為昏亂公庭攘攘塞耳不聞  
怨聲民錢獄理交手為市刺史弗之恤庶使弗之問  
裹糧北走路宿一月然後至京師天門沈沈虎士交  
戰朝無親黨袖無金貝有能自達其寃者乎是以窮  
夫細人拷捧且死禁不得言唯仰首拜天以願靈活  
嗟夫 聖人在上此何罪也不意復有執事取而正  
之民之瘡痍洗刷鍼療吏之宿賦奪諸其懷書牒訟  
爭者不持尺布斗粟喜捷而返里胥大徭隨候衙唱

無土工木材之責縮弊布衣食菜飲水晨而出暮不  
敢休勉勉哀矜與赤子為父母貪人侈婦之所竊笑  
守道君子嗟嘆之不暇嗚呼仕今之世處今之俗其  
心皎皎追古人為徒伏惟執事之事業其小大何如  
也但恐聽詳則事滯愛極則姦生高明多見當自知  
矣小人無位請贊言之押券書移畝稅者立判時遣  
無淹久以匱其力則農不傷鼠竊狗偷得情則已無  
姑息以枝其辭則捕逐之吏敢奉其職村氓僻陋遠  
者二百里負米為食十捐六七以足薪芻房賃之費  
入郭門夜馳而出往返猶且數日若必求其根待  
旬或月然後罷歸則將顛躓乞假之無地未



其不...其田斧斤不得采其山矣賊徒狡獪心豈  
庶耻昨鞭今戮猶或不悛若必撫而哀之則將訟上  
官之語以誣捕已者如此則雖白晝解人之衣貝者  
掩目而過矣仰惟執事以明易慎以義奪仁情見則  
勿疑罪當則勿恤乃古君子佩弦之流也玉光無瑕  
綱目無漏完粹精密可勝道哉觀色外草萊之民也  
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寵家不藏擔  
石之穀雞鳴而起誦孔子孟軻群聖人之言纂成文  
章以康國濟民為意餘力讀孫吳書學耕戰法以備  
朝廷犬馬驅指膚寒熱腹饑渴顛倒而不變非獨人  
之云云坐而自歎且自笑者也今者進不敢祈執事

尺書之薦退不敢受里閭啓齒之囑以希幸於左右  
觴酒鬻炙非所懷也唯其公論末策思得自陳以增  
盛德之分寸故為之一來執事以為何哉不宣觀再  
拜

上余監丞書

監丞執事觀南城小草民也竊聞執事以文辭判是  
非取先天下豪俊馬首南嚮尹茲大邑區名之下不  
獲愛坐卧越四百里奔走來見嘗所著文家貧弗及  
更寫謹獻舊藁一策凡九十五首約萬餘言以請命  
階聞伏念觀十歲知聲律十二近文章思慮得狂耳  
已病...日既十年矣而公不舉於州郡私不信於閭



里梯天莫見 明主窮海未遇知已朝談仁義暮學  
計策云云雖多徒取笑惟老母坐堂親愛盈屋未始  
不供升斗之食桑麻不足一帶之衣塵埃四走乞丐  
無地此亦立節丈夫所宜歎惜者也今執事識量足  
以鑒臧否位望足以為升黜亦奚吝開卷一覽思其  
所以哉夫驅馬而賣之老為市人所貴賤未足以為  
駑良遇伯樂而弗一顧則雖日馳千里皆驢材也伏  
惟少留念焉他日執事得位將相洗濯四表瑣瑣之  
力一獻門下以託名於本傳之末顧不羨歟古之相  
遇者或以一言之善或目擊而道存意氣所合辰口齒  
後也不復浮辭唯增媿畏而已不宣觀再拜

上蘇祠部書

通判祠部執事觀每習觀書傳見古人有先後相因  
貴賤相取刷浴塵穢挈而致之功名之境者未嘗不  
廢書太息已或泣下何者茲道寂寒為日遠矣士之  
褐衣革帶顛倒風塵時無不扼肘歎望曰我無知已  
一旦成大聲享大任則復因循自守鮮能知人蓋處  
賤而求人知也則利在乎已既貴而知人也則利歸  
於人為已而不為人是以然也繇此達者自達窮者  
自窮上下背馳不翅胡越見天球河圖委在溝瀆不  
有一濡足振起之而安行自若者皆是也欲望張皇  
古道聳勸十類使碌碌者聞風而勇善不亦難哉是



皆言道義以自進其身身既進則忘之矣真有道者  
果不如是伏惟執事以佐王之才應期而出第進士  
為能官中賢良受清秩治道二十五策霆轟風飛震  
伏天下非真有道者安能卓犖如此是則夷高前無  
為後進開路誠有望於執事也觀商城賤民自以家  
世儒業生長好學由六七歲時調聲韻習字書勉勉  
不忘逮于今茲年二十七矣其間染采薰香附合時  
律外尤存心於古學沉醉鼓舞其志不甚眇小然而  
進不得州郡舉退不得鄉曲譽饑寒病瘁日就顛仆  
抱其空文四顧而無所之今者竊嚮執事風采不辭  
道路暑暍之勤夙夜奔走求通於門下以執事之明

其亦為之動心哉觀平生所著力弱貨殫不能盡寫  
今所摯者舊文五卷蓋備舉子常禮禮論七篇潛書  
十五篇別寫為淨本一冊政治餘間首乞觀覽其餘  
篋帙細碎苟蒙顧取續當具其稿以獻雖然猶未足  
以盡觀所懷也觀往者每見邦國政教有玷缺不完  
者下民疾患有酸楚未復者披其條目雜然甚多因  
欲作狂夫策五卷既成其五篇矣自以意切言直懼  
為世俗所忿誚執筆瞻顧逗撓而止又以明堂者古  
先帝王之大事而去聖久遠規模莫見周禮考工  
記大戴禮盛德篇呂氏春秋十二記室个之說參差  
不齊繇漢迄唐老師大儒各執一經相為矛盾有國



者不知所以裁定遂使布政之宮缺而不立雖有作  
者皆取臨時處置非復先王之法象觀謂周禮大戴  
禮呂氏春秋皆聖人賢人之所作述不宜輒有乖異  
反復究省則制度果同但立言質畧意義不顯鄭康  
成蔡伯喈輩泥文太過遂成派分故嘗挾而正之決  
而通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三家之說坦然大  
同堂室之度靡所回惑的然如見成王周公享帝  
視朔朝諸侯於其上因欲作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  
遇病中廢未克成之復謂易者三聖之所以教人因  
時動靜而終之以德義五經特是為深矣古今解者  
唯王輔嗣允然亦未免缺誤况此經變動無

常學者不能知所準的觀常撮其爻卦各有部分仍  
辨輔嗣之失因欲作易論十篇然非汰思慮旬月間  
不可以措筆是三書者他日即成就跪致於几席之  
側則夏時坤乾未必不為仲尼所取也今之獻者聊  
可味其一鬻耳仰惟執事思古人相因相取之道而  
念其所以來之意羽凡骨為飛仙起涸魚為雲龍藥  
石哺乳使其銜恩則他日執事入坐廟堂出擁旄鉞  
遂大勲於時觀雖不才東西指顧必有可用今也不  
敢豫自道幸執事裁之不宜觀恐懼再拜

寄上范叅政書

慶曆四 六月四日應茂才異等科李觀謹西向再拜



拜奉書參政諫議明公閣下觀一二年來竄遼山谷  
和聞明公歸自塞垣參預朝政無似之人辱知最厚  
延頸下風憂喜交戰喜者何謂冀明公立天下之功  
憂者何謂恐明公失天下之名夫以明哲之性樹剛  
中之德裁量古今懲測衰敝昔者言之而不得行之  
誠無可奈何今在行之之位矣蓋當築邦家之基天  
不足為高地不足為牢此所謂冀明公立天下之功  
也然塞孟津者非捧土可足治膏肓者非苦口不宜  
遺闕之原豈是眇小若曰患更張之難以因循為便  
揚湯止沸日甚一日則士林稱頌不復得如司諫待  
制時矣此所謂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也嗟乎當今天

下可試言之歟儒生之論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  
義也強國也豈易可及哉管仲之相齊桓公是霸也  
外攘戎狄內尊京師較之於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  
公是強國也明法術耕戰國以富而兵以強較之於  
今何如是天子有帝王之質而天下無強國之資為  
忠為賢可不深計洪範八政首以食貨天下之事未  
有若斯之急者也既至窮空豈無憂患而不聞節用  
以取足但見廣求以供用夫財物不自天降亦非神  
化雖太公復出於齊桑羊更生於漢不損於下而能  
益上者未之信也况今言利之臣乎農不添田蠶不  
加桑而聚斂之數歲月增倍輟衣止食十室九空本



之既苦則去而逐末矣又從而寵其末不為盜賊將  
何適也况旱災荐至衆心悲愁亂患之來不可不戒  
明公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國奢示儉抑有前聞動人  
以行不煩虛語必也省宮室之繕完徹服玩之淫靡  
放宮女以從伉儷罷樂人以歸農業後庭愛幸使衣  
無曳地群下賜予使賞必當賢戒逸樂之蕩心慕淳  
樸之為德不唯惜費亦足移風至於昭事神祇尊奉  
釋老務從中道無徇末流郊祀天地禮之大者先王  
立法實有明文謂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故牲用  
藁栗器尚陶匏大路越席以昭其儉愚儒在野不覩  
大祀聞之道路有異於斯黃鉅禮煩願留意也寺觀

所湏未嘗盡見唯前年在京值修開寶寺耳觀其所  
用誠難定數然以意論之害亦大矣且時賣官雖大  
理評事無慮一萬緡耳假如此寺抵費十萬緡亦當  
十員京官矣彼十員京官以常例任使數年之後便  
當臨民以為萬戶縣尹則十萬家之禍又以為十萬  
戶郡守則百萬家之禍矣若輟一寺之費而不賣十  
員京官是免百萬家之禍佛如有靈豈不歡喜一寺  
尚爾其他可知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矯枉過正  
此其時也設謂復于質畧虧損國容無以觀示于下  
則未知瑤臺瓊室孰若茅茨土階之榮也若以遠古  
之道難為比擬則近世豈無其事哉隋之文皇既可



為吾 法矣唐之楊綰亦足作吾相師也此事尤  
淺近蓋在明公術內久矣然恐富貴娛樂有以移人  
故敢告于左右嗟乎人壽幾何時不可失無嗜眼前  
之爵祿而忘身後之刺譏也觀才不適時體復多病  
非有望于仕進者也所願草茅之下復見太平瞑目  
黃泉萬遺恨矣所著慶曆民言三十篇謹錄上獻伏  
惟稍賜觀覽干犯鈞台寔增慙汗不宣觀再拜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終





書